Twinkle Snow ～夢想～

●Twinkle Snow ～夢想～

==
WHITE ALBUM 2 Twinkle Snow ～夢想～
白色相簿2 Twinkle Snow ～夢想～
==

作者：丸户史明
插画：中村毅
出版：Leaf/AQUAPLUS
翻译：lx_axz

____
相关信息：

这是2011年2月13号发布的免费小说，作者依然是丸户。小说的内容近似于外传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概满足了不少人“如果”的心愿吧，大概……。建议听过广播剧以后再看，虽然联系只有一点点。

____
「呐，冬马……」
「我……从第一次见面时起，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啊」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我喜欢你」

TwinkleSnow
～梦想～

1

「不必用那么大力啊。就像这样从前往后轻轻一拉就行了」
「嗯……」
日历翻到了１２月。
路边树木的叶子差不多已经落尽，与之相对，车站前却出现了为了特定的日子准备的大树，终于到了整个城市都开始主张冬季的时候了。
「啊，芽的部分不要用刀刃而是用那里去切」
「那里是哪里啊……」
学园生活最后辉煌——学园祭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三年级学生，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剩下四个月的灰色生活。
「啊～，你削得有点多了啊。这样的话能吃的部分都没剩下多少了」
「……」
不过，由于我们学校是大学附属学园，很多学生都已经决定了升学，所以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要面对灰色的人生。
而在这一部分人中，又有些是获得了其他大学录取资格的强者，有些是决定工作的准社会人，剩下的其实也就只有三成。
「嗯，这样也勉强能行吧」
「呼～」
「接下来，土豆还剩下五个，还有两个萝卜以及……」
「……」
现在要讲述的，就是这些不幸中弹的战士们的，壮烈而又绝望的战斗的每一天…
「啊啊～～～～～，我是没那个耐心把它们都削成这样又小又圆的了」
「啊，喂，不能半途而废啊，和纱」
本应持续下去的战斗，在三十分钟前突然中止了。
「料理还真是无聊啊」
「这不才刚刚开始吗……」
这个只用剥皮器剥了一个土豆就飞快地放弃了任务，然后懒洋洋地躺在厨房的椅子上的拥有艳丽黑色长发的少女名叫冬马和纱。
她就读于峰城大学附属学园三年级Ｅ班。也许是因为她那经常在教室不起眼的角落沉睡的兴趣，明明眼看着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了，却要前途没前途，要目标没目标。未来一片黑暗，压力巨大。
「说到底，我根本就不适合做这种细活啊。你也知道“适才所用”这个词的吧？」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到了极致的钢琴家该说的话啊……」
从刚才起就在和纱身旁一面用菜刀敲着拍子，一面不时对和纱进行准确的指导以及吐槽的双马尾少女，名字叫作小木曾雪菜。
她就读于峰城大学附属学园三年级Ａ班。不论她自己是否这么期望，她总是沐浴在大家憧憬的目光之中，再加上她为了保持她那让大家先入为主的美丽印象而付出的努力，于是她早早地取得了峰城大学的保送资格，前途一片光明。
「有道理啊。我是钢琴家啊，如果被那种刃物割伤了手指那可怎么得了」
「但是，『作为一个妹子，要是连咖喱都不会做，人参岂不是完蛋了』这话是和纱你自己说出来的吧」
「但是真正提出来要做咖喱的是雪菜你吧。而且说到底，今天我们不是为了复习考试才聚到一起的吗……」

「那摆着一副极其严肃的脸紧跟着我到厨房里来的又是谁啊……」
重申一次，已经１２月了。
明天开始就是期末考试，本学期最后几天，按理说应该微妙地朝着讨厌的方向变得繁忙起来才对。
但是，为了给那不知能否毕业的懒惰的钢琴家研究考试对策而聚到小木曾家的人们，不知为何就发展成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在厨房里准备饭菜的情况了。
「呐，我真的不用来帮忙吗？」
「你别过来。给我老老实实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好好学习」
「……说到底今天这个学习会到底是为谁而开的啊？」
这名因为无事可做而出现在走廊上，有着没有什么值得说明的特征的发型的少年，名叫北原春希。
「总之，晚饭交给我们就好了」
「“我们”，啊……」
「三个人一起做的话能更快准备好吧。我们要快点吃完快点继续学习啊。而且说起来，你连一门都还没复习完吧」
他就读于峰城大学附属学园三年级Ｅ班。他用那一视同仁，对谁都很关心也很喜欢说教的态度，长期无差别地支配着学校里明明暗暗各种组织，于是，峰城大学的保送资格自然不在话下，连毕业典礼的致辞资格都早已握在了手中。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你很啰嗦啊，反正你只要一帮忙又会不停地发牢骚吧。明明没怎么做过料理还摆着一副了不起的臭脸」
「就算没做过料理，剥土豆皮这种事情也还是谁都做得到的吧」
「说的是啊～，只要有耐心的话」
「雪菜……你如果有话要说就把嘴巴堵上」
因为春希来到了现场所以不能光明正大偷懒的和纱，无可奈何地再一次站到了雪菜的身旁。这次她选择了相对比较容易削的萝卜。
「这些都先不提……刚才的话，绝对不要跟那家伙说啊」
「刚才的话是指？」
「就，就是『作为一个妹子连咖喱都不会做』这话啊」
「是因为和纱不会做咖喱呢？还是害怕他知道这件事情后会讨厌自己而担心得要死呢？」
「哇～，哇～，哇啊啊啊啊啊～！」
「是后者啊，我了解了」
「……雪菜你这人性格还真是好啊」
虽然已经重复几遍了，但是，已经到了１２月了。
和纱和春希成为恋人以来……的第二个星期，即将过去。

两周前。
学园祭的现场演奏在空前的盛况中落下了帷幕。
展示出了如大家所料的美丽，以及超乎大家预料的歌喉的雪菜，所赢得的称赞和“再来一曲”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她身旁贡献了完美支援的键盘手兼萨克斯手兼贝斯手的和纱也受到了毫不吝啬的赞美，顺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出了最大努力的吉他手春希也获得了一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嗯……」
「怎、怎么样？」
「要说怎么样……这就是爪哇咖喱吧」（一种11区著名的速成咖喱配料）
「……你这家伙，就因为无法分辨你是在装傻还是真的傻所以更让人恼火啊」
「春希君，味道呢！感想呢！」
「不，那个……这不就是普通的爪哇咖喱吗？」
「够了！本来就不该给这种不认可他人努力的混蛋吃」
「和、和纱……真是的，春希君你啊」
「我很喜欢爪哇咖喱啊。自从进入中学了能吃辣的东西以后，我就一直在吃这个啊」
「哎……」
「那就是说……？」
「还够再来一碗吗？」
「……」
「很好吃啊，这个。与往常的味道一样」
在那最美妙的十五分钟的两个小时之后……
为了让学园偶像high起来而尽了全力的背景乐队的两人，在黄昏中的临时更衣室——第二音乐室中，相互确认了对方的情感。
「……再来一碗」
「呃、啊、啊……雪菜」
「他说再来一碗啊，和纱」
「啊，嗯……现在就去给你盛」
「啊，装满一点啊」
「我知道啊！」
所以现在，背景乐队的女孩，对于背景乐队的男孩那既不亲切又不甜美的褒奖，所显示出的反应甚至有些过敏。
「噗，呵呵……啊哈哈」
「……有什么奇怪的啊？」
「和纱她刚才到底变了几次表情，你看到了吗？」
所以现在，学园偶像的女孩，对于端着咖喱碗走出房间的背景乐队的女孩那过剩的反应所露出的笑容，已经无法遮掩。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只是稍～微有点不懂氛围啊。你只要在吃了第一口之后马上说好吃就行了啊」
「但是那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爪哇咖喱……不，说的是啊，抱歉」
「不过，多亏了你我才看到了和纱那要哭出来的表情，所以对我来说完全ＯＫ啊」
「……我以前就这么觉得了，雪菜你这人性格还真是好啊」
就像这样，三个人即使在学园祭结束以后也没有走下舞台，那如梦境般美妙的时间依然在持续着。
成为了恋人的两人，以及成就了两人的丘比特，三个人依然在一起。

两小时后。

「我都说了真的很好吃啊」
「是啊，爪哇咖喱确实很好吃啊。不管谁做出来味道都一样啊」
吃过晚饭，借着休息的名头畅谈人参，想要将轨道修正回学习会的春希被晾在一边，这样乱七八糟的夜也逐渐深了。
「我都吃了三碗了啊。你当时不是也很高兴吗」
「刚才只是被你蒙混过去了。竟然被那种没有丝毫诚意的随口一言就骗到了，看来我也变成花痴了啊」
结果，虽然在学习上没什么收获，营养方面却大补特补，最后带着战利品柑橘一起离开了小木曾家。
「所以说啊，你不要那么纠缠不清嘛……我真的很高兴啊」
「啊～是啊，毕竟那是你喜欢的爪哇咖喱……」
「因为那是……『母亲的味道』啊」
「哎……」
在寒冷的天空之下，话题还是回到了吃咖喱时的反应上。
「每个月大概会有那么一次，她会做一大锅……然后自己热来吃」
「……」
「平时摆在桌上的，只会有现成的家常菜而已」
「只有咖喱，是货真价实的，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虽然说到底那也只是个爪哇咖喱而已」
「虽然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她从来都不会跟我一起吃……」
「即使这样，当我家的厨房里飘出咖喱味的日子，我总会比平时要高兴一些啊」
「……」
春希依然在仰望着寒空。漫天的星星，看起来就好像是要化作冰点坠落下来一样。
朝着天空呼出的白色气息飞舞而上，像云朵一样遮住了漫天的星星。
在他的表情之中，确实混杂着开心、怀念，以及些许的寂寞……
「所以说啊，今天，真的是……」
「你啊……」
「嗯？」
「……你现在又想蒙混过去吧。你只是随便找了一堆借口而已吧」
「……啊，被你发现了？」
……虽然他露出了这样的表情，但是对于仅过了两星期就已被深深打上了“女友”烙印的和纱，这招似乎已经不顶用了。
「别想用这种惹人同情的回忆来逃避。要说母亲亲手做的料理，我母亲可是连吐司都没做给我吃过」
「那是……真不愧是冬马曜子啊」
「我以前也说过的吧，你的过去在我面前只不过是半调子。说到底……」
「啊，既然这样的话」
「什么啊」
「下次我来做咖喱吧？」
「………………………………………哈？」
所以，面对春希那再次伪装出的表情，和纱虽然露出了讶异的表情并且皱起了眉头……
「作为今天的谢礼，比如在考试考完的时候做给你吃」
「………………………………………做、什么？」
「那个，虽然我也只能做个爪哇咖喱而已。嗯，这样吧，在原料方面下点功夫，去挑战海鲜咖喱吧」
「比起咖喱…………我更想要布丁」
但是在她答应这个提议的时候，那严重的反应延时已经揭示了自己的失败。
「布丁啊……那豪斯布丁可以吗？只用牛奶就能做的那个」（跟前面的爪哇咖喱同一个公司出品的速成布丁配料）
「那就要做三包哦？做可以装满一大盆的量哦？」
「那样的话外形就保不住了吧……」
「没关系的，装在盆里直接用勺子舀着吃就好了」
「……那啥，你不会真打算一次就吃完一盆吧？」
「你今天不是也吃了三碗咖喱吗？从量上面来说差不多吧」
「但是营养的偏差完全不同吧！尤其是糖和乳脂肪」
所以两人在寒风之中，一边畅想着几天后会要面对的作为褒奖的布丁，一边走在路人稀少的住宅区。那欢闹的声音，几乎都要打扰到周围的住民了。

「…………」
「…………」
于是，又过了三十五分钟。
从小木曾家到末次町走了十五分钟，接着搭电车到岩津町花了十分钟，然后又走了十分钟。
在住宅区中，正沿着左侧那一直延伸到远方的白色墙壁走时，两人不觉地陷入了沉默。
「…………」
「…………」
那是因为，那白色的墙壁，是某个世界级钢琴家的大宅邸的围墙，也就是说，在下个拐角处向左拐的话……
「……什么啊」
「不，那个……抱歉」
再走几步，两人继续并肩走下去的理由就会消失不见……
男孩带着十分畏畏缩缩的神色，想用那没有提着柑橘袋的那只手，去握住女孩子那只没有提着柑橘袋的手。
「为什么，你等到现在了才这样啊」
女孩……和纱那稍稍有点怀恨在心的眼神，在街灯那若隐若现的黯淡光辉中闪耀着。
她的视线和言语中，既混杂着对春希突然发情的责备，也有些对于忍耐到了现在才牵手的不满。
「你讨厌这样，吗？」
「嗯，讨厌」
「是，是吗，抱歉……」
「我讨厌你退缩」
「哎？」
在言语交错之间，两人的手相触相离，相离然后紧握，如此重复。
「因为我的手，不像女孩子的手」
「啊……」
「我的手指，比你，比许多的男生都要硬，都要粗糙」
一只手主动出击，接着被推开，然后开始犹豫，最后又开始躲闪。
「我怎么可能因此退缩呢」

「但是……」
「因为，这可是我师傅的手啊」
「……」
于是，男孩终于下定了决心，鼓起勇气斩断了退路……
他的手，终于与女孩那所谓的粗糙的手指，紧紧地缠在了一起。
「我说过吧，我就是喜欢这种努力的痕迹……喜欢你弹钢琴时的音色」
手指，确实很硬。
从儿时就开始艰苦的练习，使得她的手指即使在进入附中荒废了两年之后，硬度依然没有减退……
不，也许所谓的荒废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其实她根本无法离开钢琴，而这手指便是她的固执与荣耀的证明。
「为什么你要说这种跟你的表情完全不搭调的羞人话啊。你这家伙真让人头疼」
「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啊，说说也没关系吧？」
「天气已经这么冷了，你也不想想我在听到你这么干冷的话语之后是什么感受」
「所以啊，就像这样取暖吧……」
「啊，喂……」
柑橘袋从两人手中滑落，由此解脱了的另一只手也紧握在了一起。
不只是手心相合，手指也一根一根地紧紧缠在一起。
两人面对着面，至于“这样根本无法行走”这样的借口早已被抛诸脑后。
「……都是因为，你说想要这么做的哦？」
「嗯」
「这全都是因为你的期望哦？」
「嗯」
「所以，所以……如果你主动放手的话，我可绝对不会原谅你啊？」
「嗯」
「在我说『放手』之前，你必须要这样一直紧紧握着啊？」
「我不会放手的，和纱」
「…………春希」
这是两人成为恋人之后的第二个星期。
这是两人能够直呼对方名字的第二个星期。
「……你明明嘴上都那么说了，为什么眼神还是那样啊」
冬马和纱，依旧是个眼神不那么温柔的女孩。
「为什么你的眼神，就跟要哭似的……」
「…………」
只是这种眼神，已经不像以往那种拒绝一切的孤狼一样。如果要举例来说明的话，那就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授予食物的流浪犬的眼神一般……
「我们可是在交往哦？ 现在是在亲热哦？」
「为什么你的形容总是那么蹩脚啊」
「因为我希望你多笑一些啊，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那种事情……是我的自由吧」
「但是啊」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失去你，我们什么时候会分开，梦什么时候会醒来……」
「啊……」
「我的脑子里一直都只在思考着这些，所以，笑不笑也是我的自由」
「和纱……」
冬马和纱，已经不再孤高。
「春希，你哪里都不会去吧？」
但是，她依旧很胆小。
「不会像母亲那样，一走了之吧……？」
她明明喜欢上了别人，却依然在踌躇。
脑子里想的事情，全是别人如何背叛自己。
她就是这样一个刚刚明白如何去爱别人，却全身都出现过敏反应的女孩。
「说的也是啊……如果你肯闭上眼睛的话」
「嗯」
「……为什么你闭眼闭得那么直接干脆啊」
「因为，因为啊…………要那个吧？」
「那确实是要的」
「那样的话就快点……快点解决掉」
「为什么你老是要说些这种破坏气氛的话啊」
「因为，因为…………很，很不好意思啊」
但是，她正一点一点地……
尽管速度非常之慢，但她确实正在一点一点地取回自己的纯真。现在仍然在过渡期。
「你这种略带呜咽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可爱啊……」
「笨，笨蛋……嗯，嗯，嗯……」
离冬马家的门口，只有二十来步远了。
明明知道家里更加温暖，但是和纱却一步都没有动。
就好像是在等着主人解开那名为『等着！』的魔法一样。

2

「就像这样，期末眨眼间就结束了～！」
「什么叫『就像这样』啊……」
「好困……」
「…………呜」
『就像这样』……

动荡的考试周转眼之间就已过去，以今天星期六的英语考试为终点，可喜可贺地结束了。
「…你好像又花了很多功夫啊春希。准备善始善终全学科都拿第一名吗？」
「性价比那么低的事情我怎么会去做啊…我的目标当然是全学科达到平均分了」
「什么啊原来你已经睡着了啊。所以才会很自然地说这种梦话」
「有很多原因啊。毕竟这次考试事关毕业。…另外至少我还醒着」
在比平时人少很多的食堂里，这四人组正围在一张桌前，细细地品味着考完试后解放的感觉。
那是春希，以及“自称”他挚友的饭冢武也，还有“名副其实”的恶友水泽依绪，再加上……
「……嘶～～」
「……你也差不多该起来了吧帕特拉什。会冻死的哦？」（典出自英国作家薇达（Ouida）所著的童话弗兰德斯的狗（A Dog of Flanders），后来被日本改编成动画）
「嗯……？」
坐在已经累得睁不开眼的春希身旁的是，早已在睡梦中与周公相见的和纱。
「冬马同学，你最近是不是太松懈了一点？　而且还是各种意义上的松懈」
「春希，你在学园祭的时候就已经被全校九成的男生当作敌人了，只是我没想到你竟彪悍到要去跟剩下的一成男生找架吵……」
看着毫无防备，全身放松地把头靠在男友肩膀上的和纱，以及以一副理所当然地态度接受这种行为的春希，旁观的两人只能说出这种无奈的话。
他们两人的样子，即使是在知晓一部分事情经过的武也和依绪眼里，也跟最近Ｅ班的学生们眼中的两人别无二致，简直就像是依偎着主人的小狗一样。
「喂，就算困了也别用手去揉眼啊。我借你手帕……」
「谁是帕特拉什啊。而且你这种连吉他都弹不好的艺术白痴怎么可能是奈罗啊。你这家伙即使把帕特拉什的画拿在手里也会翻过来拿反面当草稿纸吧」
而他们那些略带揶揄的话语，对于刚刚起床，头脑比平时更加不灵光的小狗来说，就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
「我即使捡到冬马家的全部财产也不会上交的。我肯定会私吞掉去逍遥快活」
「你就不能不还嘴吗……春希你还真是烦人啊」
但是她现在的样子，在旁观的两人眼里，也和『呜～呜～』地呜咽着的小狗完全一样，两人不仅因为这份甜蜜而感到更加胸闷，也让他们有些不能开怀。
「好了好了，掩饰自己的害羞是没问题，不过你们也差不多该停了吧？」
「谁害羞了啊。而且说到底是这家伙……」
「雪菜妹子，差不多就要来了啊……」
「…………」
「…………」
随着武也那句看似无意间想起，其实是精确地计算好了时机才说出的话语，一桌人的氛围一下子回到了集合的时候那样。
「啊～，在这里啊。大家久等了～」
然后果然也像计算好了一样，在不到十秒的时间里，雪菜那欢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听说那些艺术家们，感性方面都和普通人不一样啊」
「嗯？」
考试结束的庆功会场，在某人的强烈要求之下，被决定在了她的主场（车站前的卡拉ＯＫ）。
在朝会场进发的途中，即将进入车站前的商店街的时候，依绪追上了在前头带路的雪菜，用身后的人们都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地说道。
「她啊，该怎么说呢，某些地方非常孩子气啊」
「很可爱啊～」
「说起来确实是这样……虽然跟最开始的印象大不相同了」
「那自然是因为……女孩子经常会那样吧」
「啊，确实啊，那样……」
所谓的那样就是指“只要一恋爱的话”……
……虽然两人都因为不好意思没有说出口，但是她们都理解了对方想说的话。
「该怎么说呢，她那样子太让人想捉弄了，反而会让人困扰啊～」
「啊，我懂的。她完全听不懂别人开的玩笑啊……只要一说到特定话题的话」
仅仅一个月，和纱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某个话题（春希话题）会立即产生剧烈的反应。举例来说的话，就是她会马上生气，马上害羞，马上固执己见，然后马上就会变得要哭了一样。
「真是，那么纯粹，那么认真……简直让人觉得伟大啊」
「…………啊，啊～，那个啊。我说，你不要消沉啊」
顺带一提，依绪察觉到了，自己现在似乎踩到了另外一个会让人觉得难堪的地雷。
「不要这样说啊，我才没有消沉哦」
虽然不知道哪些人察觉到了，哪些人毫不知情，但是至少自己是知道雪菜的感情的。
「虽然我确实是被甩掉了啦」
「雪菜……」
「我完全没有听依绪的建议……不，即使听了我觉得结果也不会改变，我完全输给了和纱」

『如果你对他是认真的话，也许抓紧一点会比较好』

「即使如此，我也明白，现在这个结果才是最好的」
而事情的结果，就像依绪害怕的那样。
但是，这个结果，似乎和雪菜所期望的一样，大概是。
「因为这才是能让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的，最好的选择」
对，雪菜和和纱成为了挚友。
在学园祭过后的第一周，夕阳照耀的屋顶上。

『我可以……叫你和纱吗？』
『小木曾……』
『…………重来』

『…………雪菜……』

「所以呢，对我来说，现在这样就好了」
那个时候，和纱依然像小孩子一样，眼泪仿佛呼之欲出。
那个时候，雪菜的脸上也依然挂着恶作剧般的笑容。
「我的愿望，他们两人会帮我实现的」
「是吗」
「嗯，是的」
她们两人，定下了三人的誓约。
剩下的一个人，虽然没有进行过任何商量，但是雪菜也很明白。
「那么，今后也要加油啊，雪菜」
「我要怎么加油啊。现在已经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勉强自己呢？」
她明白，这才是他最希望得到的未来……
「那就好……不过，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来找我们帮忙哦。牢骚什么的我还是可以听你说哦」
「……说的好像跟你自己没关系一样啊，依绪？」
「不，我是……」
「你们之间还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那可是花了六年还没有一点进展的，十分棘手的问题」
「什……！？」
雪菜的回答，很明了的显示出了，她已经知道了依绪刚才的话中只有指代的『我们之中的另一个人』到底说的是谁。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让你加入我们的集团。在此之前你们要两个人好好努力。啊，牢骚什么的我还是可以听你说哦」
「喂，喂，雪菜……」
「春天唯独没有降临到我头上……这样的新学期似乎也不错啊？」
对于止步呆立着的依绪，雪菜以绝对不会给男孩子看的表情，对她送了一个秋波。
「各位～，快点快点！ 白天的优惠时间只到六点为止啊～！」
接着，雪菜就那样把依绪丢在了原地，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
「喂，你准备唱几个小时啊……」
在依绪终于找到了槽点而自言自语时，雪菜已不会再对她露出刚才的表情了。

才过了一月，雪菜身上就发生微妙的变化。
她再次削弱了自己的心防。举例来说的话，就是她变得有点爱说话了，有点喜欢恶作剧了，有点喜欢多管闲事了，而且不论何时脸上都挂着笑容。
「雪菜，你啊……」
明明知道自己的话语已经传达不到对方耳中，依绪还是接着说了下去。
「变得，成熟一些了啊」
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呢，还是因为有变得成熟的必要了呢。
这是成长的证明呢，还是失去了的结果呢。
对于依绪来说，这全都是无法解答的问题。

3

「那么…圣诞快乐！」
「圣，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在三人那温度略显不同的祝语之后，房间里响起玻璃杯相碰的声音，惯例的圣诞聚会开始了。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偶尔用生鱼片和天妇罗和火锅来庆祝圣诞节，也是个不错的点子吧？」
「圣诞布丁和蒸鸡蛋羹也有些相似啊…从材料上来说」
「而且也有鸡肉啊…虽然是火锅里的鸡肉团」
温泉旅馆的和风房间的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和风料理，大家身穿带着旅馆标志的浴衣干杯。如果这也能叫“惯例”的话，那么确实是惯例的圣诞聚会。
「话说回来，窗外的雪下得还真是大啊…真是名副其实的白色圣诞啊」
「也是啊」
「毕竟还特意选了这样的地方啊」
不论是『去看雪吧』，还是『寒假一开始马上就去哦』，或者是『我想去温泉啊』，全都是雪菜一个人的任性要求。
「说起来，外面的露天浴场也很棒啊！因为没有屋顶，所以雪都飘到浴池里了」
「实在是太冷了…在出浴的瞬间差点就要冻死了」
「虽然确实很冷，但是真的很舒服啊。春希君你也去泡就好了啊」
「我没那力气了…」
在说出了这些不像女孩子想法的野心之后，这位主谋的动作莫名其妙的迅速，先是去跟亲戚经营的旅馆预约，然后又随便又强硬的说服了父母，接着将三人份的学生优惠申请以及日程规划一人包，最后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这一天。
「你消耗了那么多体力却没派上多大用处啊」
「你们还真是有精神啊…」
「因为锻炼的方法和你不同啊。尤其是这两个月几乎没时间睡觉」
「１１月虽然是我的错，但是１２月就是你自作自受了…」
直到今天为止的几天时间内，为了这个计划在行动的真的只有雪菜而已。
另外的两人就只吐槽了句『温泉……？』，之后就几乎全权交给雪菜负责了。
「回想今年，还真是发生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啊。好了，喝吧喝吧」
「你好像在过忘年会一样，雪菜」
「现在这个状况显然就是忘年会啊。要是把这说成是圣诞派对的话，欧美人可是会火冒三丈的」
因为那两个人，光是为了应对和纱的补考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雪菜的所作所为表示信任。
「不管是圣诞还是忘年会都好啊。只要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就足够了」

而且，他们两人……不，他们三人都很明白。
「好的好的，雪菜公主。就如您所愿」
「…算了，也好。圣诞快乐」
雪菜的“这种”想法，他们两人是不可能阻止的。

「那个，今天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聚集于此，真是太感谢了」
然后，就如俗话所说，像这样开心的时间，转瞬即逝才是理所当然……
虽然俗话是这么说，但是快乐的时间依然在三人高昂的兴致下继续着，而他们也不想让这时间结束。
「今天……那个，该庆祝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也许没办法做个简短的总结，但是反正时间有多，这样也没关系吧？」
桌上的菜肴已经全都见底，在服务员把盘子全撤下去以后，他们的聚会才真正开始。
和纱看好了时机在没有大人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了香槟，雪菜也从包里拿出了一大堆点心摆在了桌子上，就这样，第二次干杯的祝词开始了。
「那个……首先再来一次，圣诞快乐！」
雪菜那如同银铃一般清脆的声音，与同样如银铃一般的碰杯声交织在一次，三人为圣夜献上了祝福。
「然后，再庆祝我们三人的毕业」
「说的是啊，其中一个人竟然能够毕业，那简直就是圣夜的奇迹」
「你给我回去。现在就开始徒步走回东京」
这次的碰杯声中，突然混进了一些不纯的声音。
不过抛开这些不谈，就像雪菜的祝词所说的那样，在期末考试，以及之后的一星期补考时间过后，三人的毕业都在寒假前可喜可贺地确定了。
与哼着小曲一脸轻松地战到补考最后一天最后一刻的和纱截然相反，春希那仿佛缩短了三年寿命的憔悴的脸，诉说了这场战斗的惨痛。
「也为了庆祝今天的死里逃生」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坐你开的车了」
「怎么，你还真的想走回东京啊，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以第一次上高速公路为起点，接着是山道，学道，然后迷路，最后还出了车祸……
撞进雪墙的车被旅馆派出的救援车辆拖到目的地的时候，那一脸轻松哼着小曲的驾驶员与一脸憔悴的导航员所构成的画面，与考试的时候别无二致。
「还为了庆祝……和纱与母亲重归于好」
「喂，喂……」
「两人和解的历史性的瞬间，我也想见证啊」
「嗯嗯，和纱肯定都泣不成声了吧」
「…………喂」
半年间没有任何音讯的和纱的母亲——冬马曜子，给和纱打电话的时间，是学园祭的舞台表演结束后不久。
这个时间，当然也是在和纱有了男朋友之后不久……
多情而且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曜子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劲爆的话题，于是在害羞与口无遮拦与隐瞒与争抢手机的过程之后，母女俩一架吵翻了天。
……是的，到了十八岁，和纱才第一次认真地跟母亲吵架。
对两人诉说这件事的时候，和纱那毫不掩饰的幸福的表情，对于春希和雪菜来说，也是可以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的无上幸福。
「更为了庆祝天才钢琴家冬马和纱的复活」
「只不过是久违地够资格出席大赛了，你太夸张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那一副“冠军是我囊中之物”的态度啊」
「还有还有，为了保佑和纱能够顺利升入音大」
「只要能够进入正赛就能取得保送资格了，很轻松啊」
「你看吧，就是这个态度」
和纱，以及其他人的幸运并不止于此。
本来已经看透了和纱才能的冬马曜子，似乎就因为和纱在区区一个学园祭的余兴表演而大受感动，接着就提出了要帮助和纱复出。
只要能够在年初的钢琴大赛上留下好成绩，她就可以帮和纱取得音大的保送资格，并且在之后的演奏活动上不遗余力的提供支持……这简直就是把一个只擅长钢琴的家里蹲变成日本古典音乐界希望之星年轻钢琴家的作弊外挂……
「不，不要总是说我的事情啊……还，还要庆祝你们两位成功进入峰城大学」
「谢谢，和纱……」
还没有喝酒就已经满脸通红的和纱，从雪菜的口中抢过了举杯的祝词，接着与大家的酒杯相碰……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只是理所当然地完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更正一下……庆祝雪菜进入峰城大学」
的前一瞬间，华丽地忽略掉了春希的酒杯。
「那个，在最后……虽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似乎是觉得已经到最后了，雪菜再次夺回了主导权，并且将酒杯举得比以往都要高。
「我想把今天这个日子，作为峰城大附中轻音乐同好会的同窗会……」
但是，与她满怀欣喜高高举起的酒杯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声音逐渐没有了气势。
「那个，该怎么说呢……比如明年，比如后年……」
「…………」
「…………」
「我希望能再像这样，一起赏雪，泡温泉，通宵畅谈……」
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逐渐降调直至声若蚊鸣，不仅如此，她的自信也随着视线一起从天上落到了桌上。
「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也许让大家很头疼，也许很自作主张」
「也许我只是在给你们两人当电灯泡……」
「雪菜……」
雪菜现在的表情，在春希的记忆中出现过两次。
「但是，但是啊……我还是想要三个人在一起」
「不论是和纱还是春希君，我都不想失去」
第一次，是在学园祭第一天。舞台表演的前一天。
春希直接走进她的教室，为了迎接因为彩排唱不出声而失去自信了的雪菜的时候，他看到了那眼泪仿佛呼之欲出，脸上却又带有些许开心的，梦幻般的笑容。
「我也真是的，都在说些什么啊……我果然是一个让别人很头疼的女孩子啊」

然后第二次……
第二次，是在学园祭之后，黄昏中的第二音乐室。
那是雪菜在温柔的叫醒春希，并且将重要的事情传达给他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即使这样，即使是这样……我，我还是……」
「啊～够了！」
「好痛！？」
「和，和纱？」
对于雪菜来说，和纱是突如其来地弹了记她的额头。
「你扭扭捏捏个什么劲啊！ 当初是你这么呵斥我说不要扭扭捏捏的吧？ 当时是你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啊！？」
但是对于和纱来说，这已经是忍耐到极限之后的爆发。
「所以，这是约定啊，雪菜…………我们，一直都会是三个人的」
「啊，啊……」
这是无法忍耐自己恩人时而烦恼时而哭泣的，胆小鬼忍耐的极限。
「我们三人的同窗会，不管是明年，还是后年……都会一直继续下去的。是吧，春希？」
「你说我……有什么理由要缺席啊？」
「和纱……春希君……」
「啊～羞人，真是羞人，够了，真想喝个够快点把这事请忘掉」
但是，在这样帮了雪菜一把之后，和纱也无法忍受自己心中的羞涩，一面用浴衣的袖子遮住越来越红的脸，一面举起了酒杯。
「就这样了，这次真的是最后了哦，雪菜……要好好收个尾哦？」
「嗯，嗯……嗯」
被自己的挚友这样推了一把，在杯中的酒入口前眼睛就已红肿起来的雪菜，终于再也无法忍耐，眼泪如决堤一般顺着脸颊滑下，接着再次将那银铃般的声音从喉咙中硬挤了出来。
「那么……那么，为我们三人」
「干杯……」

「呐」
「嗯？」
凌晨四点，房中的灯火已经熄灭，只有雪地反射出的白光从窗口钻了进来。
「谢谢啊」
「什么事？」
先是抱着香槟酒瓶闹翻了天，接着又因为在露天浴场混浴闹翻了天，最后又为了谁睡在哪里吵翻了天。
「干杯时的事情」
「那是……因为杯子举太久了太累」
「虽然这件事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不全是」
「那，还有什么？」
在按理说大家都应该睡着了的时候，雪菜却用隔壁的春希听不到、身旁的和纱能听到的音量小声说着。
「你说了，我们三人会一直在一起的……谢谢」
「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这样感谢我……那个，我很困扰」
当然，她确信和纱还醒着……顺便，也确信春希已经睡着了。
「能跟和纱成为朋友，真是太好了」
「雪菜……」
因为，这是一定要说给和纱听的话语。
「能和你成为挚友，我真的好高兴……」
顺便，也因为这是尽量不想让春希听到的话。
「呵，呵呵……呜，呜……啊哈哈……」
「你，你也真是的……」
雪菜现在的状态，依然和几小时前的自己一样。
那就像是想要把“喜悦”这种感情，用喜怒哀乐各种方式来表现一般乱七八糟。
表情和声音和言语和泪水杂乱地交织在一起，思绪也是混沌的一塌糊涂。但是那思绪也正因为混沌所以才能坦率地直达内心，这让和纱下意识地在被窝里翻了个身背对雪菜。
对于直到几个月之前，都还在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将所有人投来的感情拒之门外的和纱来说，雪菜这乱七八糟但是又真诚直接的情感，让她突然不知所措。
「呐，雪菜」
「嗯，嗯？」
「为什么，是我呢？」
「哎？」
即使是对雪菜采取回避的态度，和纱也还是按奈不住，问出了口。
「为什么不选水泽或者其他人，而是选了我当挚友呢？」
因为，“不知如何应对”和“讨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
「像我这样不讨人喜欢、嘴巴又毒、性格又差、愤世嫉俗、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为什么你还会想要和我当好朋友呢？」
「和纱……」
「而且我脑子也不好使，除了钢琴以外再无长处，偏偏连钢琴都一直没有弹，这样发展下去除了在家里当寄生虫以外再没有路可以走了，我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
「而且，而且……我，把你的……」
「要说理由的话呢……」
不知是为了制止和纱那过于自虐的话语，还是为了不让她把上一句话说完，雪菜以久违了的冷静口吻说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你很可爱吧」
「啊！？」
雪菜一下子紧贴到了和纱的背上。
……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钻进和纱的被窝里了。
「呵呵呵……和纱～」
「等，等等啊雪菜……你难道还醉着吗」
「怎么可能呢，我早就清醒了」

「那样的话问题反而更严重了吧！」
和纱背部肌肤那温暖柔软的触感在雪菜的手中扩展开来。
接着，她又开始享受着那香皂、温泉、肌肤交织而成的，稍显妖艳的香味。
「呵呵，不要那么害怕啊……我只是想抱抱你亲亲你啊」
「一般人被这么做的时候都会害怕啊！」
雪菜温暖的气息与甜美的话语，一齐飘入了和纱的耳中。
接着，那双手也从背上绕到了和纱的腹部与胸口，开始肆无忌惮地抚摸着那不属于自己的柔软肌肤。
「啊～，我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的，不过你既然这么柔软这么香，让我觉得太舒服了，所以……不过也好啊，如果是和纱的话，我没问题的……」
「我有问题啊！」
「这么大声没问题吗……春希君会被吵醒的哦？」
「啊……不，不要……」
「…………只是被这么一说就真的降低音量的和纱实在是太可爱了」
「…………哎？」
不知何时，抱紧了和纱的双手已经收了回去，贴在和纱背上的感触也消失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报复啊，和纱」
「报，报复什么……」
「就是你说我“扭扭捏捏个什么劲啊！”那件事」
「啊……」
取而代之的，是和纱的后脑勺上，有了被拳头轻轻贴上的感觉。
「所以，这是约定啊，和纱……我们，永远都会是挚友哦」
「雪，雪菜……你啊」
「呵呵，吓了一跳吗？」
「你肯定不明白你刚才的行为让人有多么销魂吧」
不知是在掩饰羞涩还是真的快哭了，现在和纱的声音随着感情的动摇而尖锐了起来。
「哎～，我觉得没那回事啊」
「当然有啊！ 刚才连身为女生的我都心跳不已了啊」
「呵呵，是吗？ 能让和纱有这种感觉，我真是高兴啊……」
「所以说啊……被你紧逼还不投降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不存在的」
「嗯～，我觉得你太抬举我了」
也许是因为感情太过动摇了。
或者是因为，雪菜对于自己的心情太不加遮掩了。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你。我很害怕。同时，也对你有所警戒」
「哎……为什么？」
「…………」
所以和纱，将本想带进坟墓的略带黑暗的想法，一不小心说出了口。
「呐……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绝对不可以跟那家伙说啊？」
「……嗯」
「我以为……会被抢走」
「……啊～」
「如果和你竞争的话，我绝对赢不了的……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冬马同学吧？』
『小木曾…雪菜』

从雪菜第一次叫自己名字的时候开始。
从自己第一次注视着雪菜眼中事物的时候开始。
「果然，我这个人真是太差劲了」
「…………」
和纱就注意到了，雪菜的心情，跟自己是朝同一个方向发展的。
「呐，雪菜……你真的，愿意把我这样的人当挚友……」
「你就是这一点可爱啊～」
「哈，哈？」
但是，这并不完全是和纱单方面的话题。
「就是你这种明明打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却偏偏要拼命隐瞒的性格啊」
从自己第一次跟和纱说话开始。
从和纱第一次注视着自己动摇的瞳孔开始。
「那种跟外表和态度和作风都不合拍的，非常少女的思考回路」
雪菜就注意到了，和纱的感情，比自己更为剧烈。
「雪，雪菜……」
「呵呵……呵呵呵，啊哈哈哈」
「别，别笑啊，喂……」
「但，但是，但是啊……和纱，你真是，真是……」
「你真的笑得出来吗……」
「哎，为什么？」
对，两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对方和自己，都在关注着同一个男孩。
「雪菜，你已经能笑了吗？ 你真的能一笑了之了吗？」
「那是……指什么」
「我……背叛了你啊？」
但是，两人在学园祭之前，就相互确认过了。

『我最喜欢的男孩，是三年E班，北原春希君……这样行了吗？』
『我，那个，我喜欢的人，是…………才没有那样的人』

那个时候，和纱在胜负未决的时候，就退出了。
她没有接下雪菜的宣战布告。
「我……真的是你的挚友吗？ 真的配，当你的挚友吗……？」
但是现在，待在春希身边的却是……
明明没有应战，却不战而胜的是……
「为什么……你会做那种事情呢？」
「那个……因为偷看了所以想要赎罪？」
「别开玩笑了……」
狂欢之后……学园祭演唱会的两个小时之后。
为了让学园偶像high起来而尽了全力的背景乐队的两人，在黄昏中的临时更衣室——第二音乐室中，相互确认了对方的情感。
……但是，其实在这个羞涩的恋爱故事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对不起，和纱。那个时候，我让你很难堪啊」
「为什么你会退让啊……你不是也喜欢那家伙吗」
在黄昏中的临时更衣室——第二音乐室中，传达了自己感情的，其实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给仿佛中了魔法般睡着了的男孩献上吻之后，却慌慌张张地逃走了的，十分害羞的女孩。
「那是因为……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关系才是最好的」
「雪菜……」
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让这个无法完结的故事重新走上正轨，另外一个人登场了。
那就是在男孩刚醒来的时候，递给了他玻璃鞋，并且让他去寻找玻璃鞋主人的，多管闲事的女孩。
「因为我相信，相互最喜欢的人，能够一直这样相互最喜欢下去才是最好的」
「……好多“最”啊」
「如果春希君听到这种乱七八糟的话，肯定会生气的吧」
于是乎，本应有着如“公主大人”和“卫兵Ａ”一般的天壤之别的两位女演员，不知为何，此时正在同一床被窝里凝视着对方……
「为什么我们两个都会不可救药的迷上那样的家伙呢……」
「呵呵，是啊……这～么好的两个女孩子，竟然都喜欢上他了」
「而且还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官吏一样的人啊」
「不，春希君绝对会更出息的。肯定会成为大官员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没有男人气概啊」
「呵呵，是啊」
而且，两人都忘记了立场的不同，一同欢笑着。
「呐，和纱」
「嗯？」
「我就这样睡在你被窝里，行吗？」
「嗯，说的也是啊……一个人的话会有点冷」
「啊，那样的话，不如把春希君也叫来吧？」
「……别得寸进尺啊，雪菜」
「你的意思是说不要开玩笑了？　　还是在说不要媚惑你的男人？」
「…………晚安」

这是一个梦。
这是雪菜一直在追求的一个梦。
这是一个，雪菜一直在祈祷，祈祷着不要醒来的梦

和相互间毫无保留的挚友，一起为中学生般的恋爱而烦恼。
和有着同一个梦想的伙伴，一起为永恒的友情而许下誓言。
然后，当然了，在那之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欢乐……

「晚安」

但是雪菜的内心中，其实很明白。
永不醒来的梦是不存在的。
越是幸福的梦，越是一定会醒来。

「到了啊」
「嗯」
快乐的时间总是转瞬即逝。
……这是世间的常理，而本来就预定只住一晚的旅行，当然也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画上休止符。
和纱开着跟出发前相比稍微多了一些伤痕的高级进口车，在春希住的公寓门前停了下来。
「累了吧」
「嗯」
「我也想马上回去，洗个澡，然后睡个痛快」
「我也洗个澡吧……虽然还是想念那宽大的浴场」
「你都回想起了些什么啊你个色鬼」
「……你不说我还真不会想起那事」
雪菜，在十分钟之前，就已经在自己家门口与两人道别了。
直到从车内看不见她的身影为止，她一直在对两人挥手道别。
那就像是仍然沉浸在那欢闹得忘乎所以的旅行的余韵中一样。
……或者说，她是在反抗，反抗从三个人变回一个人，反抗从美梦变回现实。
「那么，再见了」

「嗯……」
接着，现在，稍显冷淡的道别之后，春希也下了车。
「…………」
「…………」
他从后箱中取出了旅行包，慢慢地挂在肩膀上。
「…………」
「…………」
在他朝着驾驶座轻轻挥手之后，和纱也轻轻地挥了手，然后发动了汽车。
「…………」
「…………」
引擎的声音渐渐远去，三个人的圣诞狂欢，就此闭幕。
「……你快点走啊」
「确实应该这样做啊……」
本应是这样的……
「…………」
「…………」
但是因为春希似乎根本不想下车，所以两人的分别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喂……」
「嗯……」
不，其实说到底，这并不是分别的第一步。
「没关系的，你不用在意我」
「虽然你话是这么说啊」
「你只要自己动手甩开就好了吧。我又没有握那么紧」
「难道就没有你自己放手这个选项吗」
「别开玩笑了，为什么我要那么做」
「我说你啊」
在一分钟前，和纱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地方。
把车靠在到路边，踩上刹车，切断离合器，挂上空档，拉上手刹，把脚从踏板上移开，然后……
和纱的右手突然离开了手刹，握住了春希的左手。
「别开，玩笑了」
「和纱……」
虽然她说了“你只要自己动手甩开就好了吧”，但是自从她说了那句话之后，她的手上就展现出了钢琴家特有的强大握力。
又光滑，又硬，又热，而且还在出汗的，稍微有些颤抖的和纱的手，从刚才开始就在采取与和纱的话完全相反的行动。
「那么，那样的话……如果你不打算放手的话」
「……嗯？」
「到我家，来吧」
春希他，其实已经明白了。
「如果你不打算放手的话……就到我家来啊」
他明白，当和纱的话语和行动相背离的时候，到底哪一方才是她的真心。
在半年间不断的擦肩而过，以及一个月的接触之后，他已经能够明白了。
「……你还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啊。竟然不会自己决定」
「那我就把你甩开了哦？　我要自主地回家了哦？」
「而且……你还真是冷漠」
「这不是冷漠，只是」
「只是……？」
「我只是一个，不管做多少恶作剧也还是想要看到和纱撒娇的，无可救药的人」
「哼……」
然后，春希那本应胜算很低的赌注，却理所当然到近乎无聊一般地赌中了。
「和纱……」
「啰嗦」
和纱从驾驶席探出身子，扑在了助手席的春希身上。
她将脸完全埋进了春希的胸口，接着就像是想要把上衣翻开一般抖动着，然后大大地吸了一口气。
那就像是被禁食了两天终于获得了食物的忠犬一样，在肆意地享受着主人的味道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味道深深地印在了主人身上。
「和纱……你身上真香啊」
所以，面对这种一心一意，却又有点像动物一般的行为，春希还是以人类……或者说，是以饲养她的主人一样宽广的胸怀抱住了她。
「……春希，你很肉麻啊」
「嗯，我不否定」
……那胸怀甚至宽广到了可以忍受和纱因为过度掩饰羞涩而开始啃他的手而产生的疼痛。
「只要碰到跟你有关的事，我也许就会变得很肉麻。也许可以算“和纱宅”了」
「我说啊……你这话真的很恶心啊」
「所以我不是没有否定吗」
「你难道认为，会有女孩子喜欢听你这种故作奉承的话语吗？」
「我又没有这种打算……」
「除了我以外，你以为还有别人会喜欢吗？」
然后，如往常一样，在咬过以后温柔地舔着齿痕撒娇，也是和纱的常用手段。
「那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啊」
「和纱……」
和纱本来搭在春希肩膀上的双手已经绕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就像是要让自己的味道更充分地传达给对方一样，让自己的黑发落在了春希脸上。
「不管你有多肉麻，不管你怎么故作奉承，不管你多么难堪……即使知道自己不喜欢这样还是会对你撒娇的，只有我啊」
「嗯……」
「所以呢，你只要一直这样诱惑我就好了」
「嗯……」

春希也接受了和纱那样的身体接触，全力地呼吸着她的发香。
虽然没有了昨晚出浴时那种香波的味道，但是和纱自身那淡淡的香味却直接地刺激着春希的大脑，那种快感包围着他，让他感觉像要融化了一样。
因为，自从与和纱邂逅的那个春天开始，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
「啊～真是的，你已经满嘴都是肉麻话了啊」
「你不也……」
「我们两个都太肉麻，麻到身上发冷了」
「我说你啊……」
两人一面相互无视着对方的讽刺，一面不断地相互摩擦着对方的脸颊。
「身上确实发冷了啊」
「是吗」
「什么“是吗”……我明明说了很冷吧……」
「所以说啊……你撒娇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麻烦」
两人相互谩骂对方的同时，额头也在不停地轻轻碰撞着。
「我才没有在撒娇」
「好的好的，我懂的我懂的。那我回去了啊」
「你！ ……嗯，嗯！？」
就像是要结束这场争吵一样，对着和纱那不饶人的嘴唇，春希强行吻了上去，即使他知道和纱根本不会反抗。
「嗯，嗯……」
「哈……啊，嗯…………嗯，啊……」
于是，和纱闭上了眼，以一副有生以来最幸福的表情，把自己的嘴唇完全交给了春希。
「啊，啊啊……春希，哈，哈，啊」
闭上眼睛，堵住耳朵，然后再让春希封住自己的嘴……
和纱把内心清得一片空白，将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到了与恋人的亲热之中。
尤其是，她还在祈祷着，绝对不要让自己想起昨晚与“她”说过的话……

就像这样，在这一段时间内，她将痛苦全部咽入喉咙，只用舌尖去体味着幸福……
「嗯，嗯……」
「嗯……啊，哈啊啊……」
两人终于把那几乎被唾液融化的嘴唇分开了。
「现在不冷了吧？」
「不……还是冷」
「……和纱？」
两人都很清楚，无论是相互接触的全身，还是吹拂在对方脸颊上的吐息，或是被舌头抚摸过的口腔，都已经如火烧一般滚烫了。
「很冷啊，春希……」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呢……」
但是，和纱依然顽固地不肯从春希身上离开。
「明明已经这么幸福了。生活中明明已经充满了开心的事情」
不仅是嘴唇，她的眼角也已经湿润了。
「内心，明明都已经温暖起来了……」
不仅是嘴唇，她的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春希你不冷吗？ 真的一点都不冷吗？」
「我，那个……与其说冷还不如说热」
春希的疑惑，和纱已经感觉到了。
和纱越是焦急，他们之间感情的落差就越难以弥补。
这样下去，她就会察觉到，现在，在这个情况下，追求“结果”的，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
「是吗，原来春希……你觉得热啊」

——为什么我，会喜欢这样的家伙呢。
为什么我，会不愿意把这样的家伙，让给任何人呢。
这样的家伙，这样的家伙，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想要……

和纱的头脑之中，理性正在一步一步地追问着自己。
那是为了冷却占据和纱内心的，如同烈火一般的“寒冷”。

『不，春希君绝对会更出息的。肯定会成为大官员的！』

「呜……」
但是，不论她怎么挣扎，不论她怎么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为什么，那个女孩子
为什么，像她那样人见人爱的女孩子，会……

那份纯真率直的恋慕的话语。
那明明很认真却有有点像恶作剧的，清澈的声音。
这些点点滴滴都萦绕在她内心，挥之不去……
「啊……」
所以到了最后，她反而使上了比之前更强的力量，紧紧地抱住了春希。
「我真的很冷啊……跟你刚好相反呢」
但是，两人的身体贴的越紧，春希就越是明白。
这是和纱那拙劣的谎言，那孩子气的撒娇。

他也明白了，和纱到底在追求什么。
「那么，那样的话……」
「和纱……」
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可以用一句“撒娇”一带而过。
称之为“三人中的两人”也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分水岭。

『我们，一直都会是三个人哦』

为了守护自己在仅仅一天前许下的誓言，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但是，但是啊……我还是想要三个人在一起』

「就用你的炙热，来温暖我吧……」
那有着相同的含义，却由不同的人说出的话语，唤醒了和纱心中的本能。
那到底是在唆使自己遵从欲望的恶魔的细语呢。
还是因为察觉到了危机而对自己发出的警告呢。
或者说，是两者都有呢……
「那样做的话，你就会凉快起来的……春希」
「和纱……」

——我真是太差劲了。

所以，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于自然了……
和纱就这样，违背了与雪菜的誓言。
仅仅一天之前，她和她还那样的真诚，那样的要好。

——但是……即使是差劲也好。

……不，正是因为如此。
正是因为她亲身感受到了雪菜那女孩特有的魅力，才会觉得只能背叛那份誓言。
因为，她越是喜欢雪菜……
越是感觉到那份魅力……
越是想要和她在一起……
就会对三人能否继续保持“三人”的状态，感到恐惧与担忧。
「我先说明了，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圣人君子啊……」
「在事前特意说这种话的人就已经足够正人君子了……」
于是，就像和纱所期待的那样……
每次在最后的最后，春希总是会听从“恋人”的任性。
与此同时，他也肯定在拼命地思考着，三人能够继续保持“三人”的方法。

——这家伙，属于我了。
他已经不会再离开了，是只属于我的……

「即使你说痛，我也不会停了哦……？」
「谁会说啊」
所以，之后的事情只要交给春希就好了。
自己只要一直像这样跟他相爱就行了……

——可以吧，雪菜……？
你会承认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什么问题都没有吧……？

「很痛啊，春希……」

4

「不过真是太好了啊，这样四个人都在一起了」
「好不容易都当上大学生了，结果还是同一批人混在一起啊」
到了一月了。
正月三天一瞬间就已过去，眨眼间第三学期就开学了，不过对于早已确定能够毕业而且也被大学录取了的人来说，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是混日子。
「武也君也真是的，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啊，他都到了最后时刻才决定专业」
「啊，那是因为……暂停一下」
「暂停？」
所以，『早已确定能够毕业而且也被大学录取了的』雪菜和春希，在太阳依然高挂空中的时候，就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畅想着将要在四月开始的新生活。

「这事情的背后还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能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吗？」
「嗯，嗯……？」
「那家伙，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选依绪选的专业」
「哎……」
「所以他才假装烦恼一直装到最后」
「这，这样啊」
「不过，依绪的话，不管她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听到这事情的反应只怕也就是仅仅一句『那又如何』而已了」
「…………」
「那两个人还真是…………怎么了，雪菜？」
「哎？ 啊，啊……没什么。为什么这么问？」
「不，我只是觉得以往的雪菜听到这些的时候会更高兴更兴奋一点……应该会说『呐，呐，那两个人，这次肯定能成功了吧』之类的话」
「啊，不……我，我，我才不会有那种口观群众一样的反应哦～」
「是吗……不过，既然你自己都这么说了，那就算是吧」
「…………」
「……果然，今天的雪菜有点奇怪啊」
重申一次……已经到了一月了。
在正月三天里，三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也融入到了三年的回忆之中。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三人也将在焦急而又悠闲之中一起度过。
这就是，他们三人共同的愿望，没有一人例外……本应是这样的。
「那么，明天再见了」
「啊，还有，那个……」
「嗯？」
走出校门，路过末次町车站的商店街，横穿过公园，进入住宅区。
走过这条和往常完全一样的道路，两人到达雪菜家门口的时候，周围已经完全被黄昏所包围了。
「以后，你不用再送我也没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不会再像学园祭时那么晚回家了啊」
「有哪条校规说了如果道路安全就不准送人回家了吗？」
「而且送我的话春希君也要绕远路啊」
「不要小看归宅部的脚力哦。即使走到御宿我也没问题」
「而且……和纱她不在啊」
「…………不要每次都说起这个话题啊，雪菜」
到了今年才终于提出要进入音大的另一名考生，现在已经连去学校的时间也舍不得花了，每天都在努力进行“临考复习”。
「不管说多少次都不够啊。因为和纱她现在孤身一人在努力着」
「我知道的。我每天都跟她打了电话」
「电话我也打了……」
直到大赛为止的半个月内，和纱每天都在进行着十六个小时的特训，就连在电话中『对春希的恶语谩骂』，也显得比平时疲惫许多。
「所以啊，我们三人还是在一起嘛。没什么好在意的吧」
「但是……」
「真是的，今天的雪菜简直不像雪菜啊……」
「因为……」

——果然还是很奇怪啊。
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在交往啊？
三人不在一起的话……和纱如果不在一起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成立啊？

「你讨厌和我一起回家吗？」
「没，没有那种事」
「还是觉得，我多管闲事，很烦人呢？」
「不多管闲事那就不是春希君了啊！」
「……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夸奖我吗」
「啊，对不起」
虽然雪菜在形式上道了歉，但是她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所失言。
而且，她也丝毫不觉得自己这样的认识对他也许是一种贬低……
「总之，雪菜！」
「什，什么？」
「我明天还是会来接你的！ 你一定要等我啊」
「哎？ 哎？」
于是，在雪菜还在思考的时候，春希就强行下了结论。
「你还会在图书馆吧？ 我把事情做完以后就会去接你的」
每次都在最后关头被春希主导了形势，于是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服他的雪菜，心里其实很清楚，现在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但是……
「啊，啊哈哈……那么，明天也拜托你了」
结果还是和以往一样，到了最后的最后还是败下阵来。
「好的，那就明天再见了」
「嗯……再见」
没能贯彻“方针”拒绝他，反而说出了自己的“真心”。

『我绝对不会离开小木曽身边的！』

在逐渐远去的春希的背影中，雪菜仿佛看到自己以前给他背上的十字架。

但是现在，自己却依然在依靠着那句束缚住他的咒语。
「五点……三十二分」
走出附中的校门以后，已经过了二十二分钟。
一个人走的话只要十五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如果放松心情走的话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本来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在学校待到那么晚的，但是为了跟一直都因为各种杂物而花费了很多时间的他会合，而不惜撒谎说『有东西要调查』一直待在图书馆消磨时间，才终于得到了这二十二分钟。
「比平时……多了七分钟」
虽然她很清楚，这和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完全矛盾的……
即使如此，能和他在一起比平时多待一会儿，这个事实还是让雪菜感到高兴。

「是吗……结果，我们四个人都进了政经科啊」
「嗯，“跟在附中的时候完全一样呢～”我和春希君都这么说」
晚上。
吃过晚饭，和家人在客厅里一起坐了一段时间，洗过澡，回到房间时，正好是晚上十点。
那之后的三十分钟，对于雪菜来说，是唯一能够与和纱说话的时间。
因为，这是为了能够让和纱在大赛上取得好成绩，三个人一起决定的朋友规则。
「啊～啊，你们真是舒服啊，这么早就从考试复习中解放了，而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啊」
「也就是说，和纱也觉得，自己这三年如果也努力了就好了？ 不要这样临时抱佛脚，而是该像春希君那样，每天踏踏实实地练习」
「……饶了我吧。他那种生活习惯，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适应啊」
以往总能毫无压力地谈上三四个小时的雪菜，严格地遵守着三十分钟的规定。
理由之一当然是为了不妨碍和纱的练习……另外一个理由，则是为了不打扰从十点半开始的春希与和纱的恋人时间。
「啊哈哈，但是啊，从今以后，你每天都必须与“那种生活习惯”为伴啊？」
「我才不管那种事」
「啊～，你说这种话没问题吗？」
「而且说到底，从今以后，雪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才会增加不是吗？」
「哎……」
「啊，我不是……」
「和纱……」
那个时候，和纱无意中吐出的牢骚，不仅完全不合理，而且还和前后的对话完全没有联系，简直就像找茬一样。
「那，那个……雪菜、部长，还有水泽都是这样吧。不仅进了同一个大学，连专业都一样」
「啊，啊……」
雪菜只要当场生气就好了。或者，只要一笑而过就好了。
「虽然说是和在附中的时候一样，但是我却不在那个圈子里」
但是雪菜却因为和纱那句毫无意义的台词而哑口无言，使得和纱继续说了下去。
「那，那样的话，和纱也在附近上大学就好了。你看，富丘音大的话只要搭一趟公交车就到了。而且也是峰城的姐妹学校……」
「我才不想去那里……在那里的不都是我们学校音乐科的人吗」
「……啊～」
和纱那让双方都看不到终点的毫无意义的对话仍在继续。
那仿佛已经踩上了地雷，不知何时会爆炸一般危险的对话仍在继续。
「不过，你还是好好过吧。我就只能度过四年与钢琴为伴的灰色的大学生活了」
「和纱，不要那么神经过敏啊。周末或者暑假的时候不还是可以见面嘛。而且，反正你每天都会跟春希君打电话啊」
「你不需要安慰我啊。反正我是自作自受」
「你会不安吗？ 因为不能和他在一起」
「也不是那样……」
和纱那逞强的声音中，焦躁和偏激表露无遗，让人一听就明白她是在嘴硬。
「啊，对了！」
「什么啊」
「和纱，你会担心吧？ 担心他会不会被小三缠上」
「你，你说啥！？」
「如果是这件事的话，不用担心，交给我吧！」
所以雪菜，用那开朗得过分的声音，想要强行修正对话的方向……
「你在说什么啊雪菜，我什么时候说了那么丢脸的话啊」
「你看啊，我和他是同一个专业的，所以随时都会注意他的行动。然后，如果有什么可疑情况我马上会跟你联系的」
「所以我都说了，我完全没有拜托你这么做啊。而且对那家伙完全不用担这种心」
「啊，对了……只要我装成是他女朋友，把其他女孩子都挡开的话……」
「我都说了要你不要再说了啊！」
「呃！？」
于是……终于还是被唤醒了。
沉睡在和纱心底的，最深的恐惧。
「啊……不，不，不是的……我也没有那么生气」
而雪菜的心中，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对，对不起……这么过分的话即使是开玩笑也不应该……」
「我说了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
就连“到底是谁让和纱不能从容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清楚得如同蹭亮的锥子一般，刺在她的心中。
「那就这样，差不多到时间了……」
「嗯……」
房间里的时钟，指着十点二十分……别离的时刻，比平时还早了十分钟。
结果，一直到最后，两人也再也没能聊得开心。
不论雪菜那不断变换话题随心所欲的闲聊，还是和纱那心口不一、爱情表露无遗的恶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晚安」
「啊，等等，和纱！」
「嗯？」
「明天，还可以再跟你打电话吧？」

「…………」
「和纱……」
「拜托你了……还要在同样的时间打过来哦」
「啊，嗯」
不过在最后，那安心的叹息，以及明天再会的约定，能稍微抚慰一下自己的心灵。
「…………哈」
挂断手机，雪菜呆呆地抬头看着白色的天花板。
「啊……」
但是，还是失败了。
那是因为，即使抬头，也已经无法掩饰。
「啊，啊……」
白色的天花板，通亮的荧光灯，在视野中，已经模糊了。
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
「呜……」
不论是眼泪，还是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再掩饰。

——明明才刚过不久。
我们三人，明明都那样山盟海誓过了。
我一直以为，今后也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

「呜……呜，呜……」
雪菜唯一的任性。
那就是，能够三个人在一起。
那两人，能够一直保持三人的状态和她在一起……

「也许……已经不行了啊」
而正是这份任性，已经将三人腐蚀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5

Date 2/3 12:26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Re: 现在在哪？
对不起，我在家里。
好像有点感冒了…

Date 2/3 12:30
From 春希君
Sub 没事吧？
烧到多少度了？吃药了吗？去过医院了吗？家里还有谁在？
要不要我现在去你家。
> 对不起，我在家里。
> 好像有点感冒了…

Date 2/3 12:35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没事的！
只有一点点烧。但是妈妈在家所以没问题的。
比起这种事情，春希君你还是去给和纱加油吧，连我的份一起，
拜托了！

Date 2/3 12:38
From 春希君
Sub Re: 没事的！
我知道了。你注意身体。
虽然说是去加油的，但是除了安静地坐着听她弹以外什么都做不
到啊。

Date 2/3 12:40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Re: 没事的！
和纱的演出大概是什么时候？

Date 2/3 12:44
From 春希君
Sub 我看看…
19号，所以是最后一个。
大概会到4点钟左右吧。
> 和纱的演出大概是什么时候？

Date 2/3 12:49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Re: 我看看…
是吗…还真是漫长啊

Date 2/3 12:55
From 春希君
Sub 差不多到时间了
我要进大厅了，所以之后再联络。
出结果了我就通知你。

Date 2/3 12:57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Re: 差不多到时间了
加油啊！　和纱

Date 2/3 12:58
From 春希君
Sub Re: 差不多到时间了
你去对她本人说啊…！

Date 2/3 12:59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Re: 差不多到时间了
在她集中精神的时候不好意思打扰她啊～

Date 2/3 16:20
From 春希君
Sub 刚刚结束
在会场外面等和纱出来。

Date 2/3 16:24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怎么样？
优胜!?　得奖？

Date 2/3 16:28
From 春希君
Sub Re: 怎么样？
已经公布到第五了，但是还是没有她的名字…
> 优胜!?　得奖？

Date 2/3 16:31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原来是这样…
和纱明明都那么努力了…

Date 2/3 16:36
From 春希君
Sub Re: 原来是这样…
但是，已经在正赛出场了就意味着已经获得保送资格了，她本人
也应该没有太消沉吧？

Date 2/3 16:39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Re: 原来是这样…
帮我给和纱带话，说辛苦你了

Date 2/3 16:41
From 春希君
Sub 了解
我待会就跟和纱会合然后一起去探望你。

Date 2/3 16:44
From 小木曾　雪菜
Sub 不行
不行啊，如果和纱在这么重要的时期被传染了感冒怎么办啊！

Date 2/3 16:46
From 春希君
Sub Re: 不行
说的也是啊，抱歉。那就我一个人来。
大概六点钟左右到你家吧。
> 不行啊，如果和纱在这么重要的时期被传染了感冒怎么办啊！

Date 2/3 16:47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Re: 不行
不，不用了。我现在就要睡了

Date 2/3 16:50
From 春希君
Sub Re: 不行
是吗，那你多保重。

Date 2/3 16:53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辛苦你了
今天你就陪和纱在一起吧
要夸她说她好好努力了哦
如果她消沉了的话要安慰她哦

Date 2/3 16:58
From 春希君
Sub Re: 辛苦你了
嗯，我知道了。
雪菜你也是，如果有精神了就给和纱打电话吧。
晚安。

Date 2/3 17:00
From 小木曽　雪菜
Sub 晚安
嗯，到了晚上再给她发短信
晚安

Date 2/3 22:21
From 和纱
Sub Re: 辛苦你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实力
能够进入正赛已经是奇迹了

Date 2/3 22:25
From 雪菜
Sub Re: 辛苦你了
但是我还是很想去现场听和纱的演奏啊
没能去成真是抱歉啊

Date 2/3 22:35
From 和纱
Sub Re: 辛苦你了
感冒了，那是没办法的事啊

Date 2/3 22:39
From 雪菜
Sub Re: 辛苦你了
不过，剩下的就只有报送考试了啊。加油哦！

Date 2/3 22:46
From 和纱
Sub Re: 辛苦你了
别说考试这个词
心情都会沉重起来

Date 2/3 22:49
From 雪菜
Sub Re: 辛苦你了
啊哈哈，加油吧～
那么，差不多该说晚安了

Date 2/3 23:23
From 和纱
Sub 我说啊
其实坐在二楼最后一排左边的那个就是你吧

Date 2/3 23:25
From 雪菜
Sub Re: 我说啊
对不起…
别告诉春希君

Date 2/3 23:31
From 和纱
Sub Re: 我说啊
我才该说对不起
雪菜你这么做的理由，我大概能明白
是为了我吧，不，是因为我的错吧

Date 2/3 23:35
From 和纱
Sub Re: 我说啊
其实我只要不说这件事就好了，抱歉
只是…你能来听我的演奏，我想说声谢谢

Date 2/4 0:11
From 雪菜
Sub 对不起
和纱你的演奏很厉害啊
我听得都哭了
即使听不太明白也会觉得很棒，这种事情真的有啊……

6

「那个，雪菜……」
「…………」
「……小木曽同学在吗？」
「你明明每天都是雪菜雪菜地直呼其名，事到如今了还遮掩什么」
「不管我怎么叫她你都会生气不是吗……」
还没等下课铃响完，春希就冲进了Ａ班教室，而迎接他的却是教室里那已经完全失去了学园生活目的了的气氛，以及同学们那种让他感觉如同身处严冬之中一般的“温暖”的态度。
「小木曽妹子她已经回去了哦」
「哎，就已经回去了……？」
但是，春希想要见到的唯一的那个人，却不在这里。
「这怎么看都是因为她不想见你吧」
「雪菜在刻意避开我……为什么啊？」
「我才想问你那份自信是从哪来的啊！」
在将同学们的揶揄与责备当作耳边风的同时，春希的目光再一次扫过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再次确认了雪菜不在这里之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会避开我呢」
已经到了星期五了，这整整一周，都没能和雪菜好好说上几句话。
最近……不对，从上周末她感冒的时候开始，换句话说，也是从和纱参加大赛以来，雪菜就一直与春希保持着几乎远到过分了的距离。
早上，和每天都第一个到的春希完全相反，在就快迟到的时候她才上学。
不论是下课，还是午休时间，她从来都不出教室。
最后，在回家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春希来迎接之前……甚至在放学后的班会还没结束前，就已经离开了教学楼，走出了学校。
「哈……咦？」
在他丝毫想不明白原因，不知所措地再一次叹气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用手指在他的右肩上轻轻敲了两下。
「雪菜……！？」
「……原来现在还有人会被这一招骗到啊」
「及然尼着么像就憋着么敢啊（既然你这么想就别这么干啊）」
于是，对着用手指戳着他脸颊的“自称挚友”武也，春希这么吐槽了。

「哈，哈，哈……」

在用足以吸引其他学生讶异的眼神的速度全力跑下楼梯冲出教学楼以后，雪菜终于停了下来……她的体力也几乎耗尽，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着气。
「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
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几乎要从喉咙中跳出来一样。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奔跑的缘故。
而那个理由，就是迫使她现在必须这样拼命奔跑的原因。
焦燥，恐怖，悲伤……以及不被允许的期望，加上期望变成的失望。
那些过于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已经将雪菜压得喘不过气。
「哈……呼……」
即使如此，雪菜还是想尽了办法调整了呼吸，然后就像是让自己重新振作一样，挺直了腰。
现在安心还太早了……
能让她真正安心的，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而是在出了校门，走过末次町车站的商店街，横穿过公园，通过住宅区，进入自己的家，并把大门关上的时候……
「你太缺乏运动了啊。要不要趁着今年这个时候，为了锻炼体能而去滑雪？」
……本应是这样的。
「为……为什么？」
「不要小瞧前篮球部正选队员的实力啊」
「什么正选队员……你明明是队长啊……」
「不管怎么说，春希怎么样我不管，你想把我甩掉是不科学的哦，雪菜」
在雪菜冲出教室的时候，她明明连回家的准备都还没开始做……
而在以同样的速度跑过同样的距离之后，依绪以一副让雪菜难以置信的绰绰有余的表情，大气不喘一口地笑着。

「听你弹吉他还真是久违了啊。自从学园祭以来就没有过了吧？」
「是吗……」
西斜的太阳，将阳光斜射入第一音乐室，微妙地照在春希与武也身上。
轻音乐同好会成立，召集成员，而正式成员却没怎么练习，接着因为女性主唱的加入而发生了争执，最后直接解散……
在这个微妙地混杂着各种喜怒哀乐的，充满两个男人的回忆的地方，春希缓缓地弹起了在自己心中的曲谱上并不存在的新曲。
「要不在进入大学之后，重新开始练习吧……」
「这次要在大学学园祭上出演吗？」
「像那样的即兴组合还是免了，还是要趁早做准备……武也，你也参加吗？」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领导了」
「……闭嘴你这混蛋」
这首曲子，春希是在动画网站上第一次听到的。
好象是在游戏还是深夜电视剧还是动画中被作为主题歌了，但是春希并不知道详情，也没有去调查。
但是，那美妙而又虚幻的旋律以及歌词，却一直留在了他的脑海中。
「那你有什么事？　还特意把我叫到这个地方来」
「你好像被雪菜妹子讨厌了啊」
「……」
听到了武也那看准了时机的一句话，春希那虽然很笨拙但是好不容易零失误地弹到现在的手指，一瞬间就完全错位了。
「尤其是最近，你完全被她避开了啊……不过，对于除了你以外的三年级男生来说，这种感觉倒是很不错」
「雪菜她也很忙啊……就要毕业升学了所以有很多事……」
「跟我的关系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哦。不久前还跟我一起去咖啡厅聊了三个小时……虽然另外一个人有点多余」
「……」
在那之后，已经不要说失误了，每当想要继续弹下去的时候，就会因为旁边那个人发出的杂音而想不起曲调，所以春希只能无奈地放下了吉他。
「不过，这样不是也挺好吗」
「哪里好了……」
「毕竟，你还有一个绝对不会讨厌你的女朋友在啊」
「…………」
「那女孩真是很可爱啊。而且真的已经迷你迷到眼中只有你了」
「我……一直都在被她讨厌着啊」
「呐，春希，你知道傲娇这个词吗？」
「她才不是只有傲跟娇那么简单。她比这复杂很多。即使到了现在也是，明明刚刚还在笑，下一个瞬间突然又生气了，真的很难应对」
「……你好像真的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啊。真不愧是学习家」
在刚见面的时候，对人基本采取无视的态度，愤怒沸点很低，经常对他无语，只会在偶尔一瞬间将目光转向他的那个女孩，对于那个时候的春希来说，完全是一个未知的生物。
到了现在，她依然还是愤怒沸点很低，经常对他无语，但是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这样的和纱，对于春希来说，依然是一个未知的女孩子。
「总之，我们现在不是在说和纱……」
「那我们就说雪菜妹子吧？　你至今为止从来没有被她讨厌过吗？　她的事情你全部都了解了吗？」
「…………没有」
在刚见面的时候，对人基本都很友好，一直面带微笑，经常会兴奋，只是偶尔会有点任性的那个女孩……
到了现在，她依然还是一直面带微笑，经常会兴奋，但是却会为了掩饰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其他表情而忍住眼泪强颜欢笑……
「呐，武也……」
「什么啊」
「女孩子，真是难懂啊」
「稍微简单一点的与她们交往的办法，我倒是知道哦。要不要告诉你？」
「……该怎么做？」
「只要自己做了决定就一路走到底。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心有留恋，不要让别人抱有期待」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明白吗？」
「不，完全不明白」
春希以一副不高兴的表情盯着武也，简直就像是他已经完全听明白了一样。

「……那个，是春希吗？」
「谁知道呢……可能是吧」
西斜的太阳，将阳光均匀地洒在屋顶上，照亮了雪菜与依绪。
但是，呼啸而过的强劲冷风，却像是想要立即将天空变成灰色一般，虎视眈眈着。
在这强风之中勉强能听到的吉他音色，寂寞得让现在的雪菜不由自主的感到了一丝同情，却也让她有些不知所措。
「真是不好意思啊，在你有急事的时候叫住你了」
「没关系的，我也没什么大事……」
「那你为什么跑那么急啊……」
「因，因为有想看的电视节目，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也无所谓啦～！」
跟雪菜口中的话比起来，被她的手弄出剧烈声响的金属护网似乎更加如实地体现出了她的心情，于是依绪稍微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呐」
「什，什么？」
「雪菜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你说今后……考试也考过了，出席天数也足够了。啊，但是滑雪可能还是不行……啊，但是如果是去有温泉和卡拉ＯＫ的地方滑雪的话也不错」
「我不是在问你毕业或者毕业旅行的事情」
「那，那到底是在问什么……？」
依绪到了现在才发现，自己对雪菜的认识是错误的。
她本以为雪菜是个更会说谎的女孩子。
「『一直都是三个人』什么的……今后你还打算继续吗？」
「我不想你在后面加上『什么的』这样的词啊……总觉得你好像在嘲笑我一样」
而且，她本以为雪菜是个更加明白事理……更加懂得放弃的女孩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有点嘲笑吧。那种事情，我觉得只是过家家而已」
「依绪你又能明白多少啊……」
雪菜那颤抖的声音在挣扎着，想要抛开依绪不理。
雪菜那动摇的眼神在努力着，想要把依绪不当一回事。
自己才是正确的，她想让自己这么相信。
「你又没有和我们一起练习，又没有和我们一起通宵努力，也没有跟我们一起站上舞台，你怎么会明白……」
「如果你要这么说，那你现在这种半吊子的态度到底算什么啊！」
「……」
「冬马同学不在的话你就不接近春希。不仅如此，现在你还摆明了在逃避他啊」
「依绪……」
「这种充满了顾虑的关系，就是雪菜你说的『永远持续下去的三人的节日』吗？　我完全无法理解啊！」
虽然依绪肯定不愿意承认。
但是现在这个瞬间，她的语气会这样粗暴，也许并不是因为对雪菜那顽固的态度而生气……
也许是因为，自己之外的那个曾经短时间内与他们一起努力过的男生的态度，让她感到不满。

「我的事情你能明白多少啊」
春希那颤抖的声音在挣扎着，想要抛开武也……
「……我先说明白了，我并不否认你是我的挚友」
「我知道」
……虽然他想这么做，但是他并没有贯彻下去的强硬与勇气。
「我和你之间的有些事情，我是不打算跟和纱或者雪菜说的。所以反过来说……」
「嗯……就算你再怎么主张三人一直都在一起，也有不能对其中一人说的两人独享的秘密啊」
「我都说了，你能明白什么……」
「你在冬马家过夜了吧。在之前那个星期日……就是大赛结束之后」
「……」
正是他的这份理性以及慎重，在这三年间一直支撑着他，并且在这半年间帮他保持住了那微妙而又危险的平衡。
「你以为我会看漏那样的痕迹吗？　如果你不想露馅的话，周一就不该来上学的」
那天的春希，比起平时有一点可疑，极力地避免着抛头露脸，而且还总是在注意着自己的形象。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这种事情即使问了也没有意义了。反正你们两个都已经成了『那种关系』了」
两年半以前，武也第一次从女人的家里来上学的时候，他的表现和那天的春希完全重合了。
「那是因为……她在这之后会因为保送考试而忙碌。所以，有一段时间见不了面啊」
「那些事情，除了你之外，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
武也的话，跟至今为止春希对这位挚友说了很多次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对于雪菜妹子来说，这也是与她无关的事。只是你们两人开始了新的关系，仅此而已」
「别对雪菜……」
「别对她说？　你是说我什么都不明白所以不要多嘴？」
所以春希非常的明白。
他依然在把自己当挚友。
他依然在真心地为自己操心。
「我自己…………会跟她说的」
所以，即使只是逞强，他也不能做出这位挚友曾经做过的回答。
因为，那是自己留下的，唯一的矜持……
“坦诚相待”这一点，他依然顽固地想要遵守。

「雪菜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半吊子啊。充满了矛盾啊」
「没有……那种事」
「照你现在这样的态度，进了大学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啊？　从今以后每天都会见面的啊？　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比现在更长啊？」
不知何时，太阳已经不见了。
天空被云朵覆盖，风也越来越冷……
「要不就转专业好了……」

雪菜的感情，也变成同样的颜色与温度。
「这样就行了吗？」
「本来我就不擅长政治和经济啊。也许英语专业更好……」
「我不是在问这个……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你在说什么……？」
「因为雪菜，你最开始不是说了要去英语专业的吗……直到春希决定去政经专业为止」
「～～～！」
但是现在的雪菜，即使在这片云朵之下，这股寒风之中，也无法感觉到寒冷了。
「你明明是即使改变自己的志愿也想要和他在一起的，但是最后却还是分开了，这样真的好吗？」
「别……别告诉春希君……」
「我怎么可能对他说得出口啊……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春希」
「对，对不起……对不起……」
那本应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秘密被察觉到了，由此产生的羞耻心，已经让她全身都热得滚烫。
「我说啊，可以到此为止了吧……这样的事情，不是小木曾雪菜这个女孩子该做的事情啊」
「依绪……」
「你在后悔吧？ 三个人在一起很痛苦吧？ 所以，才会因为不知所措而逃避吧？」
再也无法按奈了。
「其实你很想和他在一起吧。其实你很喜欢春希吧」
自己所厌恶的情绪，正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封、暴露。
「其实你是想两个人在一起……而不是三个人吧」
「不对……」
「哪里不对？」
好不容易将这些埋藏在美丽的白雪之下了……
「我不是那么专一的人，我没有那么纯粹……」
「“三个人”与“两个人”，这两方面我都想要啊……」
「我就是一个……这样贪婪的人啊」
然而，埋藏在白雪之下的东西，却又在被践踏之后，变成黑泥出现在了她面前。

「呐，春希……你以后，不要再叫她『雪菜』了」
「你不是也称呼她为『雪菜妹子』吗！」
「我和你不一样吧。直呼她名字的意义，和你完全不一样啊」
武也的话，跟至今为止春希对这位挚友说了很多次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不，也许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武也这番肺腑之言，反而是春希现在最不想听到的话。
「呐，春希，我在确认一次……你真正喜欢的，到底是谁？」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和纱啊」
「嗯……是啊」
「但是，雪菜也是很重要的……」
「朋友，对吧？」
「…………」
「两人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是女友，另一个只是朋友……这不妙吧」
他不想用“朋友”这种概括性的词语，来形容雪菜这个女孩子。
去采访对象变成同伴，从同伴变成同志。然后从同志……变成了三人中的一人。
两人之间的羁绊越来越强，他也越来越能接触到雪菜的真实面目，接着雪菜也变成了越来越有魅力的，特别的女孩子……
「有了这样微妙地差别待遇，你难道认为雪菜妹子不会受伤吗？ ……而这种差别待遇仅仅是微妙的等级，你难道认为冬马不会受伤吗？」
虽然对她抱有特别的感情这件事让他有些自我厌恶，但是要他自己从她身边逃开，他却做不到。
「如果要差别待遇的话，那就要分得清清楚楚才更好吧」
「但是，雪菜会受伤的……如果被排除到三人的圈子之外，她会更受伤的」
「如果不管怎么做都会让她受伤的话……你觉得怎么做伤痕会更浅？」
「是要清清楚楚地分别对待，还是要在三人的状态下继续折磨她……你选哪个？」
春希他很明白，武也想让他说出哪个答案。
而且，如果投票来决定的话，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答案。
「三个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这是雪菜的愿望」
春希他也知道，他所选择的答案无疑会被分到少数意见那一类。
「但是你那样顽固维持现状的结果是什么？ 雪菜妹子和冬马，大家都受伤了。连你也是……」
「为什么三个人在一起就不行啊。这样的结果我无法接受啊！」
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为，正是紧抓着那个错误的答案不放的雪菜，让他觉得十分有魅力。
「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不就是绝交吗！」
春希喜欢的，正是那个努力地想要抚慰过去的伤口，但是却不顺利，消沉、挣扎，然后再一次以半哭半笑的表情决定再一次努力的身影。

——对我来说，还是当班长时的春希君更好
我喜欢他对我说教。即使批评我，我也会开心。
不论他是男友，还是朋友，都好。
如果他要用对其他女孩子一样的态度来对待带我的话，我觉得也无所谓。

——我就是喜欢他的普通。
普通地对我说早上好。普通地对我说再见。
普通地听我说话，普通地跟我说话……
普通地，对我抱有好感，这让我觉得很舒服。
他没有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对我另眼相看
但是，他还是对我有一点心动，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我也是个普通的女孩子，也憧憬着能和男生交往。
但是，因为中学时的事情，我有些害怕。
所以，又认真又正经，但是又很温柔的他，正是我的理想。
虽然稍微有点傲慢，但是，也许『这样才刚刚好』。

——但是和纱她和我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她不希望春希君成为对谁都温柔的班长。
她无法忍受他对任何人都关心。
该怎么说呢……虽然这样形容的话也许和纱会生气
她希望，他能成为只注视着她的王子殿下。
于是，于是呢……他就像和纱所期望的那样，选择了成为王子殿下。
成为了，只属于他心中唯一的公主的，王子殿下……

春希没有选择被大家当成偶像的女孩，而是选择了被大家当成空气的女孩。
他没有选择只有自己将她当普通人对待的女孩，而是选择了只有自己将她当偶像对待的女孩。
一直因为特殊待遇而痛苦，所以才喜欢上了将自己当普通人的春希。对于这样的雪菜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矛盾。

——我，赢不了和纱。
虽然我并不想赢她，但是我也根本赢不了……
那样单纯率直的女孩，谁都赢不了的。

对于雪菜来说，和纱是太过于特异的存在。
身兼小学生的气量、中学生的浪漫，以及成年人般复杂的背景，并且将这些全都不可思议地平衡起来的女孩。
而且雪菜，与这样的和纱比起来，要稍微成熟一些。

——而且，我也不想超过她。
所以，我就与和纱一起，同样地喜欢着他……
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像喜欢和纱一样喜欢我。

但是雪菜却察觉到了。
察觉到了，自己比和纱要“稍微”不成熟一点点。
自己的想法，其实跟和纱的想法并没有多大区别。
只想自己成为他心中第一的和纱。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心中并列第一的雪菜。
但是，不论是谁，只要落到第二，都会受伤……

——我已经，不会再叫他『春希君』了。
我也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她称为『雪菜』的女孩了。
但是事到如今，我不想再叫他『北原君』了。
如果他叫我『小木曽』的话，我的眼泪肯定会决堤而下。
所以，我不能再见他了。
该怎么称呼他，该怎么被他称呼，我已经弄不明白了……

「我和她约定过了啊」
「春希……」
「我说过了，我绝对不会离开她身边的。除非雪菜提出要绝交，不然我绝对不会离开她身边，我们这么约定过了……」
春希捡起了掉落在地的吉他。
「这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必须要遵守的约定啊……」
「即使冬马会更加受伤，也要遵守吗？」
「…………」
他将吉他放在腿上，轻轻地弹着。
冻僵了的手指，被琴弦刮过的感觉是很难受的。
但是现在，他却想要感受到一点痛苦。
虽然跟因为自己而痛苦着的她们比起来，这痛苦实在是太轻了……
「呐，武也」
「嗯？」
「我错了吗」
「谁知道呢」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怎么会知道」
手指的动作逐渐加速，单调的音符们逐渐汇合到了一起，变成了乐曲。
「……开玩笑的。交给我吧」
「武也……？」
「啊，不……这么说的话好像会造成误会啊。交给我和依绪吧」
「你的意思是……」
「不用急，慢慢来……先成为五个人吧？」
他在弹的，还是刚才那首曲子。
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与这个寒冷的季节十分合拍的，那首梦幻的曲子。
「等冬马的保送资格确定以后，要不要五个人一起去滑雪？」
「滑雪，啊」
「一群人一起狂欢，看雪，喝酒，泡温泉……」
「那是……」

「只要不是三个人就没问题了吧？ 只要三人都在一起就行了吧？」
雪，酒，温泉，以及，那个誓言……
就像是要打消正在头脑中浮现的记忆一般，琴音变得剧烈了起来。
「那就这样决定了。细节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定好了再跟你联系」
「我说你啊，光顾着担心我们的话，会没时间约会了哦」
「……比起跟女孩子两人独处，我觉得五个人更好」
「…………」
「那就这样了，四月以后也请多关照啊，春希」
窗外的天空，仿佛泫然欲泣一般，已经沉入了黑暗。

「五人？」
「我们也在啊，雪菜。我，还有武也」
「依绪……」
她没有阻止雪菜渲泄自己的感情。
也没有阻止雪菜流出眼泪。
在她的呜咽声逐渐减缓，逐渐减小的时候。
依绪轻轻地对雪菜这么说了。
「所以，和以往一样，叫『春希君』就行了哦。他也可以叫你『雪菜』，没关系的哦」
「可，可以吗……？」
「但是呢，要把心情再放轻松，放缓一些」
就像武也对春希做的一样……
这就是武也和依绪在几乎时隔了三年之后，第一次两人单独说话，并且决定的作战计划。
「只要春希也在就行了吧？ 只要冬马同学也在就行了吧？」
「嗯，嗯……」
「所以啊，雪菜……不要，在这样了啊」
「…………」
「……呐？」
「…………………………嗯，嗯」
为了做这一个答复，雪菜足足逡巡了数十秒……
「我不会……不会再这样了……我不会再说，想要三个人在一起了」
「雪菜……」
「所以，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心情，不要告诉和纱，也不要告诉春希君」
「怎么可能会跟他们说呢……因为，我们也已经是挚友了吧？」
「嗯，呜……呜～～～～」
于是，好不容易才停止了哭泣的她，表情再一次扭曲了。
「啊～啊……看到现在这张脸，谁还相信你是学园偶像啊」
「呜，呜……呜～～～～～～……」
雪菜，再次流下了眼泪。
这次，已经不再是呜咽的等级了，还是放开喉咙的号泣。
「呜～～～～，依绪，我……啊啊啊～～～！」
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后悔的眼泪……
而是下定决心不再回头，要向前走的，誓约的眼泪。
「雪菜……你要成为比现在更优秀的女孩哦。要成为能让任何男人回头的，完美的偶像啊」
不论是『拼命地抓住“三人”不放』。
还是『有“两人”想要从“三人”中偷跑出来』。
或是『为了逃避“两人”在一起，而变成了一个人』。
对于雪菜来说，这些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

吉他的旋律，传到了屋顶上。
那是将第三者的爱、失恋……还有成长，混合在一起的歌声。
就像被那梦幻的音色所牵引一般，天空中开始有零星的雪花飘舞而下。

——受了点伤，等待伤口愈合，然后又受了一点伤……
如此重复下去，人就会一点一点地成熟。

雪菜，对着雪许下了愿望。对着雪开始祈祷。

——我会努力的……
在所有的伤口愈合之前，我会慢慢努力的。
所以，雪啊，在那之前，请将我的心意温柔地包裹起来吧。

在那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二月十四日。
冬马和纱，成功地被如月音乐大学录取了……

epilogue

「呜哇，外面好冷！」

「感觉好像还会下雪啊～」
「真的吗，上周末下的雪，还堆在我家院子里啊？」
走出大门的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对着天空，吐着埋怨以及白色的气息。
人数从一人，变成两人，然后逐渐增加，最后在超过十个人的时候，小木曾家的门前终于再也挤不下了。
「大家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吧？ 那就这样了，今天真是谢谢大家了」
于是，在最后确定大家都出来了以后，今天的主宾，对大家道了声别。
二月十四日。
小木曾雪菜生日会&毕业庆祝会，就这样平安无事地结束了。
「再见了，雪菜！」
「明天见～」
「啊～……明天还必须要去学校啊，真是烦」
「没办法啊，毕竟今天是周四啊」
「你觉得麻烦的话请假不就好了。反正课都已经没什么内容要上了」
「我绝对会去的……能看到小木曾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啊」
「一直贪玩导致保送资格都没拿到的人没资格抱怨啊」
「啊，啊哈哈……那就再见了」
她叫朋友来了。
叫了很多朋友。
像中学的时候那样，对同班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发出邀请。
像中学的时候那样，小木曾家里挤满了人。
对于雪菜来说，这也许是进入今年以来，第一次打心底里露出笑容的日子。
「呼～，终于结束了～」
「我基本没吃东西啊……」
「辛苦你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依绪，武也君」
于是，不论从好的意义还是不好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处于朋友的中心的、发起人兼帮忙打杂的两人，在最后和雪菜说起了话。
「也没有啦～，反正我也想搞个毕业纪念会，能够借你家作为会场我已经觉得谢天谢地了」
「我说啊，你的毕业纪念会不能去你自己班上搞吗。为什么都到现在了还要对我班上的女孩子出手啊」
「那个啊，因为Ａ班虽然头牌太耀眼了所以其他人都不引人注目，但是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其他人等级也很高啊……」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啊，那个，不要搞得这么沉重啊……」
「我们只是擅自聚过来擅自狂欢而已啊」
「不，真的谢谢了」
「…………不客气」
比起鞠躬，雪菜那满怀真心的笑容，更能体现雪菜对两人无穷的谢意。
因为，今天的生日会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
不，说到底，今天的生日会之所以能举办，都是多亏了这两人的鼓励。
「两位，晚安～」
「对了雪菜妹子，下个月就是滑雪了哦，滑雪！」
「这次我想要挑战滑雪板，所以还是去滑雪和滑雪板都行的地方比较好」
「那要不要现在去开作战会议？　就在旁边的家庭餐馆之类的地方」
「哎～，跟你单独两人？」
「你不想吗？」
「……嗯～，算了，也好。那就走吧」
「……今天吹的这是什么风啊」
「明明是你自己提出的邀请，这算什么反应啊……」
即使两人的身影走过转角消失不见，两人欢谈的声音依旧响彻在住宅区中。
「……呼」
然后，在声音也完全消失的时候，雪菜也抬头仰望着天空，吐出了白色的气息。
今天，真的很开心。
很充实。
中学时候，班上无论男生女生，都叫自己『雪菜』的日子，仿佛浮现在了眼前。
所以，明天也要……
「恭喜你成功……和纱」
她将这个唯一的遗憾埋在冬季，接着立下了小小的誓言，要努力撑过毕业前的这几天时间。

因为，对于现在的她来说，『三人』依然很痛苦。
这依然还是那段最开心，但是又最苦闷的时间。

但是，只要到了春天，肯定……
在新的季节，新的校园里，肯定还会有新的朋友在一起。
肯定能和那『两人』一起，变成『五人』，再加上更多的新朋友……

「好的」

在最后，雪菜再一次对着夜空，呼出白色的气息。
她一边想着宴会的善后工作有多么麻烦，一边关上了家门。

epilogue 2

「雪菜……」

「…………哎」
自己刚刚才许下誓言，决定要努力了……
「生日快乐」
「春希君……」
但是，那唯一的大憾事……
迟迟没能在聚会上露面的朋友。
自己没能邀请的其中一人，就出现在了面前。
「总算勉强赶上了啊」
「哎，为，为……为什么」
自己明明没有通知他们。
不论是春希，还是另一位挚友。
「来这么晚真是抱歉……为了选这个而花了很多时间」
「啊，嗯……」
春希的手上，吊着一个被巨大的包装纸包裹着的篮子。
「不过，其实也是因为店员的推荐才选了这个的，不管你要褒还是要贬都请说给店员听」
「谢，谢谢……」
他缓缓地将篮子向雪菜递出，并且交到了她双手之上。
“咚”
「呜……」
在久违地与他的手接触的瞬间……
雪菜的心脏剧烈的跳动了。
「那个啊，雪菜……」
「啊，啊……对了！ 和纱……成功考上了，恭喜啊！」
而为了掩饰自己那样的反应，雪菜又故意用那兴奋异常的声音说着，结果却是羞上加羞。
「……啊，谢谢。不过，你应该去对她本人说啊」
「不用了啊。因为，只要说给春希君听了的话，肯定就能传达给和纱的！」
「哎……」
「你马上就要去和纱那里了吧？ 为了去庆祝她成功考上吧？」
「啊，嗯……是啊」
「那，那么我们就此别过吧！ 谢谢你的礼物，再见！」
哪怕只是一秒也好，她只想快点从这里消失。
哪怕只是一步也好，她只想快点逃出这里。
天明明是那么的寒冷，而她的身体却那么火热。
自己那可疑的态度，已经到了无论是谁都能明白的地步。
而且，因为还很痛苦。
不论是三人一起的时候，还是两人一起的时候。
……或者是，在知道自己之外的两人，已经成为了『两人』的时候。
「等等，雪菜！」
「……」
本应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只要一听到他叫出自己的名字，双脚就会像钉在地上一般纹丝不动了呢。
「那个啊，我说……」
「我还要去收拾东西……有话明白天再说」
「这是必须要在今天说的话啊」
「为，为什么……」
「雪菜的生日……虽然已经只剩下两个小时了……」
「我的，生日？」
「我想要三个人，一起庆祝一下」
「～～～！？」
自己其实早有预感了。
春希他，一定会说出那“禁忌的词语”。
「你…………在说什么啊，春希君」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只要预料到了就不会受到冲击。
「你今天应该去庆祝和纱考上大学吧？ 今天是你必须要跟和纱待在一起的日子吧！？」
「嗯，是啊」
「那，那样的话……」
「现在，一起去和纱家里吧？」
「和纱家……？」
「在那个地下录音棚里，三个人开个party吧？」
对于三人来说是“圣域”的场所，被春希说出来的瞬间……
雪菜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出了半年前光景。
「雪菜的生日，和纱考上大学，一起庆祝吧？」
只有主场、吉他手和键盘手，连鼓手都没有的半吊子乐队。
在人数和技巧和准备时间全都不充足的情况下，过半数的乐天派，在完全依靠少数派的天才的情况下，直接甩客发车。
个人练习，合奏，吃饭，闲聊，吵架，打瞌睡，起床，个人练习，合奏……
三人一起欢笑，一起怒吼，一起以高昂得莫名其妙的激情追逐着青春……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那个房间里。
那些恍如梦幻的日子。
如同至宝一般的回忆。
「那……那不行的」
「为什么……？」
但是雪菜，将自己的理性全部动员起来，切断了那份回忆。
「和纱，会受伤的啊……」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自己这几天的悲伤和泪水，全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和纱她一直都只想和春希君两个人在一起啊？ 尤其是在像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里，她肯定更加想啊？ 她肯定不希望我也在场的……」

我已经放弃了……
「和纱不会受伤的！　我不会让她受伤的……」
已经放弃了，所以无论对我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
「那是……什么意思」
对和纱献上祝福，对春希献上祝福，然后自己踏上新的道路。
「也就是说……那个……」
踏上虽然会与他相交，但是却不会深交的道路。
对，这样就好了。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也就是说，和纱与我之间，已经在没有任何隔阂了……的意思」
「哎……」
没有了吗……？
联系春希和雪菜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吗？
而且，春希与和纱之间的隔阂也……？
「那就……是说」
「…………嗯」
「……」
比起话语，他那羞涩难耐的态度更说明了一切。
春希与和纱，已经由更强的羁绊联系在了一起。
……结合在了一起。
「我果然还是喜欢和纱的」
「…………」
「但是，我也想要一直都和雪菜在一起」
自己其实早就明白了。
和纱与春希，已经早就成为了『那样的恋人』。
「虽然这么说很卑鄙，也很过分……但是雪菜对我来说，依然是重要的朋友。这样不行吗？」
但是，即使如此，在春希本人亲口宣告的瞬间……
「然后呢，和纱她……又反复无常，又经常会错意，又任性，而且还有点排他，总之性格上很难与人交往」
雪菜身上的热量，还是一点一点地被夺走了。
「即使这样，她还是很喜欢雪菜的，和我一样」
而寒冷慢慢地从身上扩散开来，一直侵蚀到了心里。
「所以呢，虽然暂时可能会有点难堪……但是，今后，我们能不能还是三个人在一起呢？」
就像是要将那仿佛现在就要喷涌而出的不知是何颜色的感情冻结一般，寒冷不停地在身上扩散着。
「雪菜，你今后能不能继续当和纱的挚友呢？」
但是……
雪菜现在的心情到底是激动，还是镇定，已经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说不定，我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

——嗯，确实错了……

「但是，能不能先试试看？　如果失败了，那能不能再重新来过呢？」

——不行啊，春希君。
你对我的认识，才是错误的。

雪菜心里很清楚。
春希他是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与他们之间有的只是纯粹的友情。
「不行，吗？」
「…………」
而且，雪菜也明白了。
表面上春希似乎对事情很清楚，但是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
雪菜到底哭了多少次，到底有多么痛苦……
她到底做了多大的牺牲才做出了现在的决定，春希全都不知道……
「雪菜，那个……」
「呐，春希君」
「哎……？」
雪菜微笑着，向着春希走近了一步。
「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啊，嗯……？」
接着，将自己刚刚收下的花篮，再一次还给了春希。
「要拿好哦。绝对不能松手哦？」
「雪菜，这到底是……」
于是，春希理所当然地像雪菜说的那样，小心翼翼地拿着从雪菜手中接过的花篮，生怕它掉了下去。
所以，春希的双手就在那一瞬间失去了自由……
「嗯……」
「～！？」
不论是抚上了自己脸颊的雪菜的双手。
还是紧靠着自己的雪菜的身体。
……或者是贴在自己嘴唇上的雪菜的嘴唇，这一切，他都无法阻止了。
「嗯，嗯……」
「嗯，啊……」

——对不起，春希君。
我是真正的骗子啊。是最差劲的坏女人啊。
是一个不懂得放弃的，背叛者啊。

雪菜知道，这是没有胜算的战斗。

——所以，我决定赔上一切。
不论是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还是三人的关系，你都可以一刀两断。
我会从你面前消失的。

她知道，三人的关系即将崩坏。
她知道，大家都会越伤越深。
她也知道，大概自己才是最悲哀的人。

——但是，但是啊？
如果有百万分之一，甚至是亿万分之一的可能……
虽然是无限接近于零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真的有那种可能的话……

但是，她还是有一点点期待……
期待春希会做出最坏最差劲的决定……

epilogue 3

「～～～！」
伴随着不成声的悲鸣，她从床上跳了起来。
「…………啊？」
睁眼的瞬间，飞入视野之中的，是从东方射入窗口的阳光，和看惯了的天花板。
这是一个一如平常的早晨。
在那个冬天之后已经过了三年的，普通的早晨。
「哈……」
她轻轻的甩了甩头，然后慢慢地从床上站了起来，反复地思考着刚才那暧昧的记忆。
……不，这也许是他的梦。
……或者说，也许这既是他的梦，也是她的梦。
「又……破坏掉了啊」
那是，和事实不同的，另一个可能性，另一个梦。
是不同于三年前那个『三个人想变成两个人与一个人，最后却变成了一人与一人与一人』的事实的，为了达成『三人都能笑着迎来幸福的未来』而进行的挑战。
虽然这样的梦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即使如此，他，她，还是没能找到三人所追求的答案，就像这样，每晚都在为自己的罪进行着救赎。

全文完。
